

欽定南史

卷之十
九五六五

南史卷五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

子緬

續

緒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

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爲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歟鄧晨乎是冬魏

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日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勅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蝶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

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
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
軸江劉而已祐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
可待蕭坦曾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
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
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
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
國剪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
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
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

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卽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

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廡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
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
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
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
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
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諡曰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
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
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
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

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璆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

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聞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三卷緬弟續

續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續

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

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
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己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
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
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
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
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
定襄侯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太
子愛賞時纘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
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
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

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竝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

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
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改
爲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
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
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
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
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
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
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

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

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硖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居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營湘東信之乃覆船沉米斬纘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纘尋棄其部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刺州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

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舉義事無不濟
續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
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
岸馳告晉晉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續以爲赴期大
喜及至竝禽之續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晉襲江陵
常載續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澧水
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簡憲公元帝少時續便推誠委結及
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
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

日忘之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續之往雍州
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貨賄填積及死湘東王
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摠還齊珍寶貨物悉付庫以綜
密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
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續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
闕其六號爲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
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
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
蔡廓兼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